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二十

無錫浦起龍撰

外篇

暗惑

第十一〇十四
條前後有序跋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

一無
人字有以髮繞灸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

者一有
矣字夫髮經灸一作
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

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

時取怨千載夫史傳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按全書糾繆率皆顯跡茲又摘諸習相傳而習不加察者糾之故以暗惑名篇篇序指明其義。大致頗似風俗通過譽等篇

髮繞災

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災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

織蘆炭火盡赤紅災熱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毒胙

左禧四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

禍有

一作所

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

父阮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

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

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

舊脫
云字

黃帝堯舜

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

一無
之字雅邪

按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憂喜之端指與親愛之本史家採取雜說據謂其事實然得史通刊正

可補孟義

匿空旁出

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

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蒼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傅會

左慈易質

見採撰篇

劉根竄形

後漢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收執詣郡根

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返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又

舊本自此以下節首並有又字一本皆無今從舊本

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

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宥

舊作麻

隆異等

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效俾有遷革

著想滯

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面目

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

一作也

昔陳焦既亡累年

吳志亦作六日

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顧

或譌須一改遂

使竹帛顯書古今

或作今古

稱怪况叔敖之歿時日

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

棺重開所以

又是滯語

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

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為者哉

按此滑稽耳駁語黏埴可以失笑然謂子元錯卻不
錯覆思叙優孟事落第二手決不一直當真况國史
更非遊戲事也

優孟

本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云

云按節首二

句小異其文

陳焦

三國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秦謀

左宣八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

以謚此之不實明

一作昭

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碻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

同史

文記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

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按民謠或預兆謚成耶郭評云。陳司敗問昭公時當在定哀之世記者舉謚非誤也子元摘之非是餘所摘皆是此類秦前漢初多有李本寧乃謂公子遂

生而賜氏烏知此謚非此類噍弄巧成拙奚自首眼
不見史記為一笑

田常成子

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

民以小斗受之子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齊簡公立田常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謚為成子按史綴後句尤露破綻

陳桓高祖

陳桓公句見左傳隱四年○高祖雖子見史記高祖紀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一作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

昔夫子當

舊作嘗

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

一脫

年

長無子母為

此二字一作欲更

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

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

舊作

有若

嘿然無

史有以字

應弟子起曰有子

一作若

避

史有之字斷句

此非子

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

俗作宰我言語

誤

師商可方回賜非

俗誤作之

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

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

於十喆

同

逮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荅所問始令避

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

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

一作奉承

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
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按援舉四科品隲有子劉非講學家故應襲此盲語
不須與辯也乃其嗤是史文儕諸童戲龍門有口此
判不移 有若似聖幾如孔融之坐飲虎賁學者遇

此等語雖孟子亦不可執

西河取疑

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言有師而不稱師也疏使西河疑與夫子相似也

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

史記作在漢書作居

雒陽南宮從複道望

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

漢書作往往數人偶語

上曰此何語

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

一作仇忌

史漢作怨

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

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案子房之一無之字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讎一作仇此

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聚一作聚字

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侯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為

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

當作

圖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端耳

按一路說來兩面搏擊理事俱到皆屬蹴下之文節尾數言是正指真曉事人語玉連環謹以解矣。涑水氏論此事亦有帝見方對之疑因為之說曰良以帝數任愛憎為誅賞諸將有自危之心故因事納忠

以移帝意使上下無猜忌也此又一解以謀反一語為說辭譎諫又一妙會

雍齒

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又封為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

州什邡縣

知無不為

左僖九晉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

鷹鷂之逐

左文十八季文子出莒僕之語

將而必誅

公羊莊三十二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所難之指

文中已足云
云字疑衍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
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
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按此條文簡獨無駁句如古書義疏於諸條中最為
雅飭

赤眉盆子

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武人城陽景王章
之後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

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相識別
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

盆子為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赤眉
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光武要其還路
赤眉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
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肉袒降積兵甲

宜陽城西與

熊耳山齊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
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一有兒曹何自遠

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

至一作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

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案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

行也前驅竟

一作
般

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檠填咽彼

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

能犯駟駕凌檐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

又方伯案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羣官率彼

吏人顛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

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恒

一作
常

必公私闕擬客主

俱窘凡為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

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

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一作商賈不

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

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三科屬漢記言推而論之了無

一實異哉補注傳檄恐當作轉致

按三科揭辨殊欠老成儻從可省也供頓可斷也竹材可轉也然必如史事亦豈事理之常其上文既言所到縣邑老幼相逢迎矣獨美稷曾無父老盡童稚

即其有導之使然屏視隱處者耶母乃縣令丞喻指里陌工為媚者耶將二千石上計史館作新語相矜耀稍增飾之也千載美談一經撲破頓起人幾許疑端矣

郭伋

後漢書本傳伋字細侯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伋少有志行世祖建武九年徵拜潁川太

守帝勞之曰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調伋為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其行部到西河以下與東觀記同文

晉陽無竹

因學紀聞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閻若璩案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

美稷乃在今汾州府也按為竹報平安則籍植可知
晉陽汾州地氣亦未必大異然愚意此事疑辯總不

此在

大夏不多得

史記大宛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
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口吾

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
數千里以騫度之此其去蜀不遠矣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

一人無
字

來朝太祖令崔琰

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
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

追殺使者云云

二字亦贅一本
止一云字亦衍

難曰昔孟陽卧

一作坐

床詐稱齊后紀信乘蠹矯號漢王

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
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
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
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
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一脫恐字
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
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

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縉聲
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况
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調舊作調或
作潤並非言

凡一作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

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
相欺遂為此說蓋曹公十七字一本失去一本縱注故

特申掎摭辯其疑誤者焉

按裴注固饒博趣史通雅惡譎辭故往往排之而此

條通節責裴至末結罪老瞞正名詐詭可云廷尉當是也第嫌具瞻綸縉等句施非其分又檢魏志注不見此段殊不可曉

崔琰

魏志本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為東西曹掾屬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

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云云匈奴使曰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卧牀

左莊八齊侯田于貝邱墜車反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遂入

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紀信乘毒

項羽本紀漢王食乏夜出女子蒙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毒曰

漢王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又魏世諸小書

一譌作事

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二

贊。此事列晉陽秋之前亦指曹魏時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

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侍君

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

一多使字

檐瓦皆飛有踰

舊作喻

武安

鳴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

巋然無害也

按形容語與積甲山齊同類而侍講瓦飛語尤過當

故彼為解詞此為詰詞

文鴛

按文鴛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磾弟也文乃指魏時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鴛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降於司馬昭晉書景紀鴛勇冠三軍景帝

目有瘤割之鴛來攻驚而目出即其人也小書侍講事無考

武安鳴鼓

史記燕藺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

鼓噪勒兵武安瓦屋盡振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一作師省之

見父

史有停廐中三字文當摘一停字乃成句

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

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

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恐當作婁苟

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或作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

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

以食

一作借

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

流非一

原注如張堪為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為廣州貨犬待客並其類也張堪舊作張湛貨犬或

作貸米並誤

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

古通

敬

緼口甘糞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

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

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

謂清白當然

一脫當然二字

繆矣哉

按流傳清節刻用深文過矣然不怪其父而疵其子

人情王道推隱入微楚直證羊齊蘆咽李聖賢不與
正見氣象光明。仲長統論損益曰君子居位為士
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
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心又開虛偽之門又張
敬飭長吏奏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
其實無益蘆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
即諸侯先行之而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其言與
此段相發故引申錄之

胡質

并子威

晉良史傳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

質之為荊州也云云與晉陽秋略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

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介若黔敖

檀子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有餓者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曰予惟不食嗟來之

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誤恐當作黔妻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妻皇甫高士傳黔妻死妻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膚衣不蓋形何樂而為康妻曰昔君嘗賜粟三千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得仁謚為康不亦宜乎亦見列女傳

史載非一

原注引張吳二事按後漢張堪傳堪在蜀公孫述破珍寶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

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厨帳使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

外蕭然

無辨

布被脫粟

漢公孫弘傳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又弘身食一肉脫粟飯

西京雜記弘故人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象內厨五鼎外膳一肴云何示天下於是朝廷疑

其矯焉弘聞之歎曰

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

亦作碁對

者求止籍留與決

史有賭字

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

數升及

史有將字

葬食一蒸狔飲二斗酒

一本酒字在二斗上

然後臨

穴

史作訣

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

史亦作升

毀瘠

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

有

舊誤作以

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

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

居里巷者猶停舂相

一作杵

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

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

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

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
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筋肉內
寬醉飽自得一作支則飢膚外博况乎溺情狃酒不改平

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

已上兩駁理解皆得若其煩絮蓋

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

彼又

舊譌作人

以其志操本

一作尤

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

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按無禮如彼至性如此猖狂生態正復躍見楮墨間

愚意劉生此段宜為訓俗撫言不須作箴史博議

阮籍

見史官建置篇又本傳殆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

或問曰籍既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人時人歎為兩得愚謂此一語乖誕尤甚

舂相

檀弓鄰有喪舂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

杵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

一作

廬誤 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

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

斤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

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補按魏志呂虔傳注祥始仕年過五十以泰始四年年八

十九薨其

文較核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

獻帝第
三改元

徐州未清時事耳

子元黏看在此
疑端從此生

有魏受命凡四十一

一作

三十

五年

自丕至陳留王全魏之數也
陳留即常道鄉公後謚元帝

上去徐州寇賊

充斥下至晉太始

武帝
初元

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

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

一字
六字

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

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

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年

年字一在五六下

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

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

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

易代類仍么麼

竊發固亦時有史不悉載耳胡可臆泥

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

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按祥應徐州檄時年垂耳順以太始五年年八十五

計之則與建安兵事無預矣傳有從討母丘儉之文正是淮徐用兵之事而事在累官光祿勳後則其先所謂別駕勵兵者又非欽儉等也本條疑根只在徐州寇盜四字愚謂此四字活看為得。篇多顯固之言然所發覆非無理即不情功在懲戲遏偽而貌取之失子羽矣

王祥

晉書本傳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毋嘗欲生魚水凍

忽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災黃雀數十入其幙鄉里稱為孝感焉漢末遭亂云云

沂徐寇賊

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母丘儉文欽諸

葛誕等據淮陽檄討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為徐州別駕在呂表等事後從討母丘儉是為司

隸校尉時非

補按度傳守徐在魏文明間任別駕為別駕時祥有討定利城賊事徐寇當謂此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三

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蹟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

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記一途直論

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

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惟愚滯或採彼流

言不加銓

一作詮

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

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

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又

一無又字

語曰

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按此為篇尾即是全書結尾書中每以狂惑愚滯邪說小人等字輕易加人子元罪過。採彼流言數句乃史通全部通指凡所為糾前失者皆以嚴後式也

吹求病或過正而銓次犂然就班合條成章合章成
卷通部一貫豈苟作者。惟史與經相為對待談經
之書日益充棟衡史之部邈焉孤行其為結體嚴重
寧詎說家等夷涪翁老眼乃與雕龍並稱所由沒其
實者蓋已久矣

忤時 第十二

孝和皇帝時

中宗初
謚孝和

韋武弄權母媪

一作
媪

預政士有附

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

原注
一為

中允四
載不遷

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

駕後發日

此二句後字錯置當云予
求番次在後大駕發日

因

古本有
因字

逗留不

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釋

上述忤
時緣起

或有譖予

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

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

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

釋

滿肚不合時宜具在簡蕭一牘本篇之作只
欲錄存此牘編入部尾耳已上當作小序觀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

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

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

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

苞

張

未詳

宋齊應錄博史歸於蕭

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

休文所缺荀

當作謝

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

不蹟

一作頤

彼泉

諱淵作泉

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

釋

續首自述性耽史學搜覽靡遺

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

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

釋次明素志本以著述自許

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

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

此句當與正史篇撰唐書八
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

參互活看

貽彼後

一脫後字

來者何哉釋

轉到避避不為起下

靜言思之其

不可有五故也釋

提五不可是全篇柱棒

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

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

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

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

理以為可焚張

衛

蔡

邕

二子糾之於當代傳

元

范

曄

兩

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

袁家自稱為政駿

謂劉向歆

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

視含毫不斷故頭

或作首

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

也釋

第一不可謂古史成於一手近世例取多員遂致觀望相延曠廢時日

前漢郡國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

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

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

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

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

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釋

第二不可謂史館聚書漢懸公令近須史臣自採能

無闕略
楷時

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

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

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

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

同齟

舌儻有五始初成一

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

夫孫盛實錄

一作紀實

取嫉權門王劭

一作王韶

直書見讎貴族

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釋

第三不可謂古時良史秉直公朝近

制禁防轉滋多口人皆畏縮遲回矣

古者判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

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
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
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
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
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釋

第四不可謂古人作史是非進退得

自主張近則例設監修竊一作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

稟承牽制無從下筆

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

編年一作創立紀年一脫編字

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

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

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表一諺某篇付之

此職某傳某志一作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

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

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

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釋

第五不可從
上條來既設

監局宜定科指訖無配
派誰獨承當廢職奚咎

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

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釋

略一

來

勒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

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

一作以
竊

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
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

懷知已歷抵

舊作
詆

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

一作責

者正為此爾釋

針對課督之詞再一束勒忤時正肯已盡於此

抑又有所

未諭

古通喻

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而其

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

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閒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

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祕監徐

禮部等並

一脫並字一作并

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

外而使各無羈束乎釋

自此以下將言專寄責成宜隆異數先以陪員挑起

必謂

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為首最就如

斯理亦有其說釋

轉入
自身

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

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回遂

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

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

釋

就本身作廿投閒散一跌即指番次在後守司東都時

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

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馬入函闕排千門謁天子

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媿釋

即前所云驛召至京忽忽不樂意正是目前光景

明公既位居端揆

本音上聲

望重

台衡飛沈屬其顧盼

一作
明

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

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措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

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勞今之仰追唯

此而已釋

此節剖明責有專
歸禮無加異之故

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

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宏嘗問

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

奴僕宏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

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

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輕一作輒敢方於鄙

宗

劉炫同姓故云

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

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釋

援古為況

中足上意

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

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櫻
心但今者僣勉從事寧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
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
清蘆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

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蒂

讀如

芥於心者乎釋

此節又拓開上

說自占身分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

芸閣之中英竒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

詳此二句非不

草撰者但未卒業耳

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

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釋

續尾結歸辭退

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

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

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釋

此是書後體其文則配應篇頭小人道長至此歸杜

也

按篇名忤時其實只是與蕭至忠等一通簡劄也其
前作小序用其後作附跋用不必連屬。全劄所主
只在五不可五層遞下其本指更在後二不可蓋緊
對監領非人多作鄙夷負氣語故號其篇曰忤時也
○忤時與自叙相表裏自叙主衡史忤時主職史衡
史本於識定識定故論定史通作而識寓焉職史期

於道行道行故直行史通成而道存焉是二篇者函古砥今屹然分峙為內外篇之殿器鑿風稜不規不

隨

天子還京

武后紀光宅元年廢嗣聖皇帝為廬陵王遷于房州改東都為神州拜洛受圖聖歷

元年召廬陵王于房州長安五年皇帝復于位按其時臨朝復辟並在東都也中宗紀神龍二年十月至自東都賜行從官勛一轉按是為中宗還京師也

蕭至忠

唐書本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后黨出太平公主用事附納丐還復為中書令

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為宰相舊書代韋巨

源為侍中仍依舊修史按巨源傳云至忠仍舊監修國史則此云修史即謂監修也

素王素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又見莊子及董子對策賈鄭序論又

杜氏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

葛洪雜記

晉書本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力按雜事三百一十卷

荀綽拾遺

按隋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謝綽撰書事篇亦云謝拾沈遺此處作荀綽誤

東觀羣儒

詳漢書家及正史篇

伯度譏其不實

淵鑿古文本注杜伯度漢末人名操按即杜度也庾肩吾書品杜度濫觴

于草書取奇于漢帝品在上之中然頗疑與譏漢紀無涉及考常璩華陽士女志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為侍中數表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為後笑乃知此處伯度是李非杜也

注書不可

率意如此

公理以為可焚

後漢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記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

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史局通籍禁門

見辨職篇

王劭見讎

因學紀聞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讐貴族宋王韶之為晉史叙王珣貨殖王廐作亂珣

子弘廐子華皆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傳等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叙事曲筆

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劭正緣不

悟此

音耳

楊令公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人佞而智張昌宗坐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為

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戴令言賦兩脚狐讖之中宗立拜中書令監修國史

宗尚書

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

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韋氏敗誅楚客冒於權利嘗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

知幾本傳楚客亦領監修

張尚書

唐書張文瓘傳弟子錫久視初為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流循州龍朔中累

遷工部尚書
兼修國史

崔岑二吏部

唐書崔仁師傳其孫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

俄檢校吏部侍郎後賜死湜猜毒詭險進趣不已至於敗又岑文本傳其孫羲字伯華中宗時遷祕書少監進吏部時崔湜鄭愔等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少廉為時議嘉仰但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

鄭太常

疑即後所云鄭愔新舊書皆無傳其名附見岑羲等傳

惟寂惟寔

揚雄解嘲惟寔惟漢守德之宅

柳常侍劉祕監徐禮部

柳常侍北平補注以柳芳當之而劉徐無注按芳官非常

侍生亦少後同時有柳澤者疏諫斜封官拜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然亦未知是否愚謂此三人官不

甚著本文亦未舉其名
不必強求其人以實之

鎗鎗鉸

恐即鐵中錚錚庸中
佼佼之義未詳別見

引賈生

漢書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
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

神之本誼道所召然夜半文帝前席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召為過之今不及也

召季布

史記本傳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
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

近者見罷布因進曰陛下無故召臣人必有以臣欺
陛下者今罷去人必有以毀臣者陛下以一人譽而
召臣一人毀而去臣臣恐有讖
聞之有以聞陛下也上默慙

彈鈇積薪

彈鈇見戰國齊策 史記汲黯傳黯列為
九卿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

迴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
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刻鵠

本見馬援傳然此處語意乃以積功未究為言
王禹偁詩收螢秋不倦刻鵠夜忘疲亦此用法

也

史通通釋卷二十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增注

劉子元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

按文藝傳劉延祐徐州彭城人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次國史并實錄封陽城縣男從弟藏器為侍御史劾還脅人為妾者其人私請帝止其還藏器曰法萬民所共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乃詔可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知柔累官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知幾別有傳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

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竒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

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
九品以上陳得失子元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
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
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
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
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
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元悼士無良而甘於
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

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元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
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
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
子元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元身史臣而私著述驛
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
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
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
至忠言五不可

此書全具忤時篇
內傳節採今不錄

至忠得書悵惜不許

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

原書

五十二篇內
篇卷尾有注

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

此坐右也

比下傳又節採自叙之文
全文亦見本集今亦不錄

子元內負有所未

盡乃委國史於吳兢

按正史篇云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

吳兢奉詔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同
修則天實錄三十卷據此國史本皆同撰傳言無據別

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

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
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
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

當作子謂兄弟及六

也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

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
衣冠乘馬子元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
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
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

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

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

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

是車中服鞵而鐙跣而鞍

句意承高冠說下當云冕而鞍不當云跣跣者裸足義不

可通蓋仍舊書之誤也

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

受嗤行路

按此議全文具於舊書今錄之云子元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

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案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

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
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
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於陵廟巡謁王
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
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
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鑿與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
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
定恐當作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也何者襖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
之服必也鞿而升鐙跣當作冕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
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
如鳴珮紆組鉞鉞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榮
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隊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
清道之旁絳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
皆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近代故
事不可謂無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

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犀公祖二疏而
兵士有著芒屨者閭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
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
非漢宮所作豈可假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
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服
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舍無常况我國家道軼
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乘馬衣冠竊謂宜
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日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
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
乘馬皆憚此行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太子從之因著

為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
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
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

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諸
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旣為太樂令抵罪
子元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元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
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
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
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斧斤弗能成室

舊書有猶
須好是正

直句宜留
猶須二字

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

時以為篤論子元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

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

脫府字

就家寫史通讀之

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餽彙秩迅迴

按六子之

序與舊書同後迴附傳越次

貺字惠卿好學多通子元卒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
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
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
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

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

云

舊書云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子滋浹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

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服除以司勳員外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設施廙抑畏慎而已卒謚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答掠人不

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自侍疾體常流血乃能下食敦
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
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
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

古有祖風云

稍節 舊書 賈明 天文 律 歷 音 樂 醫 算 之 術 所 著 又 有 太 樂 令 辭 記 三 卷 真 人 肘 後

方三卷 天官 舊事一卷 滋 舊書 自有傳 敦儒在忠義傳 契語有曰 生於儒門 稟此至性 王祥篤行 起孝敬而不 移 曾參 養志 積

歲年而罔怠

鍊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

舊書 作殿

學士兼知史館終右

補闕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

舊書史例三卷又傳記三

卷樂府古題解一卷李肇國史補序鍊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為傳記又國朝舊事四十卷書錄解題隋唐

嘉話一卷

彙

新舊書傳不著字

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

為鄆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鄆厨驛豐給楊炎薦彙

當作

贊

名儒子

當有孫字

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

政幹疆濟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

三道以贊為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富饒斂奉結恩不能訓子

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敏

稍節 舊書彙有集三卷贊自有傳

迴

傳亦不著字

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

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迴饋運財賦力于職大厯初為吉

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舊書有集五卷按迴附傳當居末此似越次

秩字祚卿開元末厯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

闕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

忽房瑄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

為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

舊書云三十五卷

止戈

記

舊書云七卷

至德新議

舊書云十二卷

等凡數十篇

舊書又有指要三卷又舊

書志有論喪紀制度論私鑄錢改制國學等事東坡志林世之言兵者咸取通典通典雖杜祐所集然其源出

於劉秩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瑄聞憂不寐

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

新書多自撰句法似此句殊不成語

陳郡殷寅

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當作慶卒迅續詩書春秋禮

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云

新書志六說五卷在經解類李邕鄂書目劉迅作六說以標六經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叙李

義山集始僕得劉氏六說讀之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常密記之李華三貲論論劉春虛略曰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常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慶而王氏香祖筆記謂春虛惜不概見於後世止傳五言詩十四篇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其字挺卿今亦無知者又言

予觀獨孤及三賢論歎春虛之長不止於詩按李華論見文苑英華所指即迅耳春虛必其別字挺卿則文苑有注唐書作捷卿直清乃寅字無疑也何云無傳三賢論自稱遐叔遐叔華字也又何云獨孤耶又按徐倬全唐詩錄載劉春虛江東人為夏縣令與賀知章包融張旭號吳中四士此又不知何本豈別一人耶然所錄詩五言十四篇即王所云也豈唐書迅傳闕書為夏縣令及嘗遊吳中語耶抑詩錄所稱江東人或因賀包張三士而臆揣其地也是并三賢論亦未見無論印及本傳矣名輩如玉徐著書若此信乎讀書證古能得其通者世難其學也

--	--	--	--	--	--	--	--

新唐書知幾與徐堅等六人同傳史臣總論曰唐興
史官秉筆衆矣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詳此是訶古一
語非專謂劉自執者偏據胸中有物先入詆譏四起
焉愚則謂必知知幾之人者乃可與知史通之書愚
始時閱其書怪其言自遷固而下無完史其謫之太
過至或失之褊以削或失之泥以膠意其人果談史
之申韓者邪其春夏之氣少秋冬之氣多者邪及讀
其本傳詳其世履不但身席清通而六子齊著聲實

大官榮名達於孫曾猶未衰止又疑天之施澤於劉氏何其深厚而加長如此也自邇釋其書且數過乃

始寤其為人也雖口不談道而實種道學之胚胎

觀採

撰載文等篇力屏誕幻誇誣可見

故其為言也雖貌似拂經而實操

經物之繩絜

觀疑古惑經等篇寄憤篡奪叛逆可見

蓋其根性壹至畫

而不過其坊畫於坊者取於物也必約約必受之以豐秋冬之為嚴斂也春夏之以長茂也劉氏之澤深厚而加長固其符也訶人以為悅而能享是哉愚故

曰知知幾之人者可與知史通之書也三山僖父起
龍書後



